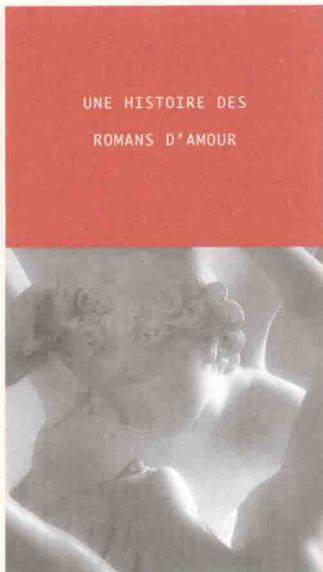


爱情小说史

〔法〕皮埃尔·勒帕普 著

郑克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中西语言文学”

爱情小说史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小说史 / (法)勒帕普著; 郑克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 - 7 - 100 - 10670 - 2

I. ①爱… II. ①勒… ②郑… III. ①言情小说—小说史—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24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爱情小说史

[法]皮埃尔·勒帕普 著 郑克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0670 - 2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640 × 960 1/16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定价: 48.00 元

PIERRE LEPAPE

**UNE HISTOIRE
DES ROMANS D'AMOUR**

©Editions du Seuil, 2011

本书根据法国色伊出版社 2011 年法文版译出

译序

我所译的《爱情小说史》是前苏联学者尼古拉·伊万诺夫著的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伊万诺夫是位学者，他通过大量的阅读与研究，对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爱情小说史》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史。这个学者在不同时期上不同的作品，如《荷马全集》、《伊索寓言》、《希腊悲剧》、《罗马史》、《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新文学》等，均以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体系。

有个流行的说法：爱情是永恒的题材。但是，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写爱情，写到爱情的也并非就是爱情小说。不过，爱情始终是一个吸引读者的题材。遗憾的是，至今似乎还没有过一部《爱情小说史》。因此，你拿在手里的这本著作是相当新颖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通史”，而且是“世界通史”，因为它论述的不是国别史，而是世界范围的爱情小说史。这个任务自然非常艰巨，首先要懂得多国语言，至少要懂得英语、法语、德语，最好还要懂得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其次要熟悉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文学作品和小说，靠第二手材料恐怕难以胜任这项写作任务。当然，这部小说史的论述对象是长篇作品，短篇小说不包括在内。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关于描写爱情的短篇小说，需要另写一部小说史，由于这个任务接触到的作品实在太多，要完成就更不是易事。

《爱情小说史》的作者把爱情小说确定为“再现爱情”，是“对爱情经验的搬演”。古希腊文学是从诗歌开始的，而“小说依靠内容、依靠组织具有内部严密结构的故事”而逐渐获得读者的青睐；“爱情小说叙述爱情故事，爱情是在其中产生的故事。”也就是说，爱情小说的内容作为主体的部分是讲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这位作者还断言，在爱情小说中，爱情比其他一切内容都重要，甚至超越祖国、道德、权力、灵魂得救等内容，这里牵涉到包含甚至违背社会观念的内容。由于爱情“小说”刚刚产生时所表达的思想与当时的伦理观不相融合，故而遭到了反对和歧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这类故事逐渐能够吸引广大读者，“爱情小说”逐渐站稳了脚跟。

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至少有下列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它从古罗马的文学作品讲起，有很多作品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最早的爱情小说产生于公元2世纪的希腊。按理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文学作品还不能说是小说，至多是小说的雏形——传奇。《爱情小说史》的作者将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或名《金驴记》）列为第一篇描述爱情的小说。不错，《变形记》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带有神话色彩，不是对现实的如实描绘，但故事曲折离奇，又有现实生活中爱情的投影，显然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加吸引人。随之而来的是希腊小说家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埃》，也写于2世纪。这个故事有更多的现实性，而且是以婚嫁为题材，在爱情故事方面前进了一步。可是，无论是《变形记》还是《达夫尼斯和赫洛埃》，在古罗马时期的文学中它们还不是第一流的作品。虽然这两部作品在我国看过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还是不少。而13世纪的《高卢人杜马尔》、14世纪的《安茹伯爵的传奇》、15世纪的《雅宗的变形》和16世纪的《白人蒂朗》，在我国则是不为人知的小说。由此看来，这部小说史能够填补我们对17世纪以前欧洲爱情小说的空白知识。即使17世纪以后，我们对不少爱情小说仍然是缺乏了解的，例如17世纪布西-拉布坦的《高卢人的爱情故事》，18世纪罗贝尔·沙勒的《法国名媛》和让·保尔的《赫斯佩鲁斯》，甚至19世纪霍夫曼的《布兰比亚公主》，20世纪伊迪丝·华顿的《天真时代》、多萝西·理查逊的《朝圣》、约翰·考珀·波伊斯的《海沙》和《格拉斯顿伯里传奇》、阿尔贝·科恩的《领主的美人》、安妮·埃尔诺的《简单的爱情》，等等。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它们也并非是无足轻重之作，它们与以前的爱情小说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爱情小说史的一个大致框架。从了解外国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恐怕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在这个不完全的书目中，还没有列上第一流的作品（如《新爱洛依丝》《少年维特的烦恼》《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苔丝》，等等），第一流作品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必过多地提及。上述作品与第一流的爱情小说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外国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

它们在外国小说史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二，作者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部爱情小说发展史。作者在 11 世纪前的作品中只提到四部爱情小说：这属于爱情小说的发轫期。从写作手法来看，这些小说只满足于平铺直叙，看不到男女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从 12 世纪的《特里斯当和伊瑟》开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变成作品集中描绘的对象，提出了爱情的力量大于死亡的惊世骇俗的观点。13 世纪的《高卢人杜马尔》描写主人公占有了管家的妻子，最后却把她抛弃。这是对上层社会男女关系的批判。在这期间出现的爱情小说描写骑士的爱情，作者认为骑士爱情的作用“是一种诱饵”，“一个难以接近的梦想”。这种爱情遭到塞万提斯的反对，他在《堂吉诃德》中给予针锋相对的描写。17 世纪流行一时的长而又长的《阿丝特蕾》属于田园小说，作者认为这部小说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小说对社会习俗有所分析，但这部小说是“纯粹想象，没有史实根据”，难以留存后世。17 世纪的另一部小说《波力山大》类似流浪汉小说，描写主人公如何抵挡爱情，别具一格。布西-拉布坦的《高卢人的爱情故事》是一部“反小说”，讽刺贵族中流行的爱情关系，即那时的贵族将荣耀和爱情占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玷污了爱情。《葡萄牙书信》有特殊意义，这部小说一是以书信为体裁，“意味着分开（指人物分开），它是对发生的事的召唤和对即将发生的事的期待”；二是小说中一个修女给意中人写信，倾诉自己的缱绻爱情，作者假托这个修女是书信的真正作者。小说写得如此真实，竟让当时的读者信以为真，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发现真相。《克莱夫王妃》和《葡萄牙书信》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作者拉法耶特夫人由于当时不容许妇女写小说的社会风气，只得隐姓埋名，但小说写得那样巧妙，居然骗过了许多作家和读者，后来才真相大白。这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心理小说，它描写女主人公的矛盾心情：既爱着对方，又不敢去爱，小说在心理描写上有较大突破。17 世纪出现的《波力山大》仿效《十日谈》的写法，将七个故事套在一起，不仅如此，还出现秘密结婚、截获书信、巧合、突然袭击和



袒露等待的情节,是通俗小说的各种手法的大杂烩,但由于这部小说在文字和风格上存在缺憾,竟从十分流行跌落到几乎被人遗忘。《曼侬·列斯戈》描写一个贵族公子和一个沦落为妓女的下层女子曲折的爱情经历,这是对在爱情关系上看重财产和等级地位的一种叛逆。马里沃的《玛丽亚娜的生平》以第一人称描写一位从下层上升到上层的伯爵夫人的经历,她以“某种讽刺和明晰的超脱”去叙述,在写作手法上有所创造。英国的理查逊、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歌德则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爱情小说。理查逊和卢梭创造了情感小说,他们可以被看作浪漫派的先驱。他们写的是书信体小说,使这种体裁流行了一个时期。菲尔丁的小说将情节和评论结合起来,夹叙夹议,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18世纪爱情小说的读者模仿小说主人公的穿着和行动,表明小说的影响在扩大。如《克拉丽莎·哈娄》等小说使得爱哭成为欧洲妇女的时尚,《新爱洛依丝》的读者纷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日内瓦湖去旅游,《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读者模仿维特的衣着打扮。斯丹达尔是心理描写大师,他对爱情有一套理论,并贯彻到小说创作中。他认为爱情是“相当复杂的几何学的一个图形”,他要“在很少为人所知的领域”开掘。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往往描写爱情与野心和政治的纠葛,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爱情的结果往往导致不幸。勃朗特三姐妹“在细腻、深入和准确方面能与她们的男性同事们匹敌”,如《呼啸山庄》“将爱情和与之不断带来的恐惧、痛苦、对不幸的不确信联系起来”,写得缠绵悱恻。《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似乎有相似处,它们都是描写平民女子的堕落过程,但这两部小说不同于《曼侬·列斯戈》的地方在于,后者写的是一个妓女,而前两部小说是写女主人公或者受到卑污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爱情成了一种商品),或者受到丑恶人物的玩弄而堕落的。苔丝“像被围猎的野兽,将她受到的暴力转过来反对社会。她的爱情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查特莱的爱情则是一场胜利。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动人的爱情小说,作家一面说教,一面却写得真实,听

从“小说智慧”的引导，“把他（指托尔斯泰）拖向远离那些伦理和有教育意义的真理”。作为作家代言人的说教者列文却写得并不刻板。19世纪末的亨利·詹姆斯的《苔瑟·密勒》“将模糊的或者乱糟糟的情感写成故事”，爱情是一种美国少女所视为禁忌的情感。爱情小说发展至19世纪末，似乎标志着现实主义小说在爱情描写方面的成就蔚为大观。

爱情小说发展到20世纪朝新的领域开掘，寻找不同寻常的题材。纪德的《窄门》和《田园交响曲》描写罪恶的爱情，如后者叙述盲女爱上一个她见不到真面目的牧师（他剥夺了儿子的爱情），最后导致悲剧。《大个儿莫纳》描绘了一幅爱情的梦幻情景，幸福的图画处在虚无缥缈之中。挪威女作家温塞特和美国作家德莱塞都是描写贫民出身的少妇和富有的老翁的“爱情”，结局都不妙。美国作家波伊斯的《格拉斯顿伯里传奇》描写的是五花八门的“变幻无常的爱情、出偏差的爱情、偶然更新的爱情、妒忌的消逝的爱情和想象的爱情”。阿拉贡运用各种文体、各种色调、各种修辞、各种传奇性的写法，展示“爱情的所有细微处和精妙处”。不少作家寻找另一种题材。茨威格的《感情的混乱》写同性恋，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写的是一个女巨人与一个侏儒的爱情。伍尔夫的《奥兰多》描写变性的心态。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描写一个40多岁的男人爱上一个12岁的少女，受到她的支配，作者“把一个猎取小姑娘的人，变成寻求爱情幸福的可怜受害者”。法国作家鲍里斯·维昂的《岁月的泡沫》描写一朵莲花在女子的胸中扩张，逐渐窒息她，导致幸福爱情的破灭。阿尔贝·科恩的《领主的美人》的主人公“专注制造完美的爱情，实现没有一点瑕疵的美”，为此，实行最荒唐的忌妒、最可悲的通奸、竭尽性奴役的各种方法，通过别人的嘴听到抱怨和爱情的呻吟，最后两人决定分手，生活在爱情的悔恨中。萨冈的小说“给予高等住宅区镀金的青年在幻想破灭后的忧愁以新的虚幻形式，性的混乱成了这种颓废转移的主要载体”。昆德拉探索爱情活动的各个方面，展现思想碎片、意象块、情感片段、敏感性的



偶然触发，等等。这是一些近乎变态的爱情“案例”：“爱情是一种病态，小说家描绘和分析它的症状。”因为对爱情为何物人们一无所知，而这正是“所有爱情小说写作的源泉”。

第三，作者并不满足于对爱情小说的论述，他把目光投向了电影等艺术。20世纪出现的电影的关注点之一是对名著进行改编，为了吸引观众，导演总是把镜头对准主角的身体，这也许是文字表达不一定能充分展示的地方，而且为了突出爱情这条主线，电影往往把其他情节都排除掉。电影将爱情小说的影响扩大了。另外还有一种以照片构成小说的样式，同样是突出爱情这条主线。最后，作者把罗兰·巴特的《爱情的话语》也看成一种新型的爱情小说，认为“小说隐藏在一部符号学著作的外表下，它的对象是爱情语言的研究”。在作者看来，凡此种种，都是爱情小说的一种发展。

《爱情小说史》的重点对象是欧美小说，这也说得过去，因为小说这种体裁，尤其是爱情小说较早出现在欧洲，而且发展迅速，与亚非等地区的小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许是由于作者对亚非等地区情况的了解有限，因此对这些地区爱情小说的关注也有限。他只着重提到日本的爱情小说，认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将文明的动荡和爱情行为的混乱联系起来”，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爱情小说。他举出了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钥匙》和三岛由纪夫的《禁色》《爱的饥渴》。后者描写一个年轻寡妇对一个刚成年的农业工人的狂热爱情。作者显然把日本的爱情小说列入西方20世纪这类文学的范畴之内。而对中国，作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政治和爱国的思虑及社会问题为标志，爱情不是紧迫的东西”，因而没有出现重要的爱情小说。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可是，作者没有提到《红楼梦》，这是不是一种疏忽呢？

总的说来，《爱情小说史》仍不失为一部论述精当、材料翔实的专著，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因此值得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窃以为我国读者能从中得益。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了解起见，文中加进了一些注释，这对我国读者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物理学关于物体和光线的实质教会
我们的，不会使青草变得不那么绿。

罗伯特·穆齐尔^①

^①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当过军人，学过工程，在柏林学习心理学和哲学，代表作为《没有个性的人》。引文见《随笔集》，菲利普·雅科泰译，色伊出版社，巴黎，1984年。

目 录

	序言：神话与传说——希腊·罗马·基督教	001
001	导论	
009	第一章 在神祇的天国和人类的大地之间	
015	《达夫尼斯和赫洛亚》或者婚庆	280
017	泰亚热纳和沙里克莱或者贞洁的烦恼	290
022	西普里安：诱惑者和殉教者	301
025	阿莱克西：圣洁的晕眩	301
027	第二章 《特里斯当和伊瑟》：在欲望的强大力量和忠诚的法则之间	
035	克雷蒂安·德·特罗亚反特里斯当：《克利热斯》	311
038	《高卢人杜马尔》：像体面人那样爱	311
042	让·马伊亚尔：“现实主义”小说家	321
044	《玫瑰传奇》：对性别冲击的爱情梦想	321
047	克丽丝蒂娜·德·皮藏反对鄙视女人者	331
048	雅宗的变形	331
053	第三章 爱情与剑艰难的决裂	
056	骑士爱情失落的梦想	341
058	《阿马迪·德·高勒》：经久不变的典型	341
059	《堂吉诃德》：反对谎言的虚构	351
062	牧人和牧羊女的爱情	351



066	沙尔·索雷尔反对田园牧歌
069	第四章 古典爱情：话语的海洋和寂静的两个岛
070	波力山大或者墨守成规的混乱
073	布西-拉布坦和私情贵族
075	葡萄牙修女：不可比拟的故弄玄虚
079	《克莱夫王妃》或者寂静的燃烧
085	第五章 女人的征服
085	反对圣经热情的风流韵事
096	罗贝尔·沙勒的现实主义爱情
101	曼依和德·格里厄：堕落的悲剧性情人
105	马里沃：爱情和不平等的角逐
109	第六章 从《帕梅拉》的流行到对《维特》的疯狂
110	《帕梅拉》：平民感情的胜利
112	克拉丽莎·哈娄或者哭泣的乐趣
114	让-雅克·卢梭和眼泪的民主
115	菲尔丁反对理查逊：从约瑟·安德鲁斯到汤姆·琼斯
125	维特：传奇的爆发
131	第七章 英国的腐蚀性讽刺和德国的浪漫派
133	简·奥斯丁和婚姻追逐的法则
136	反对大革命的一次运动
139	让·保尔：恋爱者的解体
142	贝蒂娜·布伦塔诺：无限制的爱情
147	从《阿达拉》到《勒内》：写灾难的浪漫主义
151	本雅曼·贡斯当：对自身专一的爱
154	德·斯塔尔夫人：情感小说的理论家

157 第八章 反对小说的浪漫传说	125
163 沃尔特·司各特的爱情恐惧	125
165 爱情、激动和病态	126
166 霍夫曼：天使的朦胧美	127
177 第九章 斯丹达尔和对欲望的热切书写	145
180 斯丹达尔创造他的读者	145
183 《阿尔芒丝》之谜	153
186 意大利的乌托邦	173
195 第十章 情感教育	193
198 勃朗特姐妹：荒原和风雨的女王	193
200 勃朗特姐妹的传奇建立起来	202
208 美国的清教徒小说	211
211 《包法利夫人》：商品般的爱情	211
214 《情感教育》或未能满足的尝试	225
219 第十一章 性别的战争	245
222 乔治·艾略特：爱情的隔离	245
223 摆脱女性角色的《德伯家的苔丝》	256
229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犯罪的结局	266
230 弗洛伊德阴影	276
233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分析	286
235 《安娜·卡列尼娜》：从道德题材到小说深度	296
238 亨利·詹姆斯：反常的捍卫者	314
245 第十二章 性爱不确定的领域	324
250 在虔诚派和讽刺之间的窄门	324



253	“同时充满纯洁和有点‘萎靡不振’”:《大个儿莫纳》,青少年爱情的图标	61
255	挪威女子珍妮和美国女子珍妮	61
259	从拍成电影的爱情小说到照片小说	61
264	爱情失去的时光	111
269	第十三章 性和淫书的混合	081
272	阿拉贡:扼杀小说是为了使它复活	081
275	亚洲小说革命	081
277	谷崎润一郎:转过来反对男人的肉欲	081
282	奥兰多:两性畸形的梦想	091
285	茨威格和同性恋的诱惑	091
289	第十四章 疯狂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爱情	091
290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美国梦——从暴涨到暴跌	111
293	卡森·麦卡勒斯:孤独者的爱情	111
295	明星的时代	111
299	被抛弃的多萝西·帕克和狄尤娜·巴恩斯	091
302	捕捉心灵或者无法安慰的倒退	091
304	盲目的爱情	091
306	克丽丝丁·拉弗兰斯达特:做母亲之前先做女人	091
309	多萝西·理查逊的“意识流”	091
310	约翰·考珀·波伊斯的大地性欲	091
313	第十五章 爱情经验的意外形式	201
315	不合时宜的鲍里斯·维昂	201
319	三岛由纪夫的无边情欲	201
320	在兴奋和恐惧之间的亨伯特·亨伯特	201

- 325 厄普代克：灵性，通奸
- 326 阿尔贝·科恩处决爱情
- 331 性欲空间的新边界
- 334 在火车站销售的合法化流行小说
- 335 昆德拉和爱情处境
- 339 罗兰·巴特的假随笔
- 343 安妮·埃尔诺：通过写作所袒露的爱情
- 347 作为结论**
- 349 感谢**
- 351 文献目录：八十六部爱情小说**
- 359 索引**

导 论

无论是爱情小说还是战争小说,情感小说还是侦探小说,通俗小说还是实验小说,都回避定义。小说创造它的规则,滑过美的立法者的指间,摧毁边界防卫,以致这些立法者长时间拒绝接受小说进入美文学的神圣殿堂以及文学的迷人圈子。

以 17 世纪末的安东尼·富尔蒂埃尔^①为例。他可以自夸有两个荣耀的头衔。第一个是写过当时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从书名《市民小说》就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二个是编纂了法语第一部大词典,压倒了他的法兰西学院同行。然而,小说家富尔蒂埃尔在他的词典中对“小说”的条目是这样写的:“现在这仅仅指的是这类传奇故事,即包括爱情故事和骑士故事,是为了娱乐和吸引有闲人而创作出来的。”

富尔蒂埃尔解释说,以往有过一个时代,“最严肃的故事被称之为小说”,但这是因为它们用罗曼语写成,他写道,这种复合的语言半是罗曼语,半是高卢语,“是在诸王的宫廷里所说的最彬彬有礼的语言”。罗曼语消失了,代之以法语,但是它的幽灵在保留词源痕迹的形式下继续存在,虽然这种痕迹一无所指,甚至令人想不起渊源:在人们提到小说和写成小说之前,小说已经存在,这种小说没有名字,甚至没有确定的轮廓,有些轮廓保存在诗歌形式的记忆中,而其他轮廓则喜欢散文虚假的简朴。

这些变化无常的叙事的作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小说家。写小说是

^① 安东尼·富尔蒂埃尔(1619—1688):法国作家、语言学家,1662 年进入法兰西学院,由于编纂词典与学院闹翻,1685 年被逐出学院,著有《市民小说》(1666)、《万能词典》(遗著,1690)。